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

北 京

白話聊齋·臙脂

主編 周建設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

北 白話聊齋 臙脂



主編 周建設

副主編 于潤琦 馮蒸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京、白話聊齋/周建設主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8

(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

ISBN 978-7-5656-2033-1

I. ①北… II. ①周… III. ①北京話-文獻-匯編-中國 IV. ①H17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83129 號

ISBN 978-7-5656-2033-1



北京 白話聊齋·臙脂

周建設◎主編

責任編輯：趙自然 封面設計：劉銀霜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三環北路 105 號 郵政編碼 100048)

(1) 68418523(總編室) 68982468(發行部)

(2) www.cnupn.com.cn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湘潭市風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710mm×1000mm 1/16 印張：21.5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978-7-5656-2033-1

定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者必究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繫退換

出版說明

北京是千年古都，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習俗，尤其在語言方面，形成了極富特色的京腔、京韻，是北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隨着時代發展，人口流動頻繁，語言交互影響，老北京話中的精粹如京味兒小說、民謠童謠、方音字彙等，日漸淡出，已趨消亡之勢。

爲了更好地挖掘、保護和研究老北京話這一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首都師範大學北京話研究中心啓動了《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本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編號：10AYY005）『三百年來北京話的歷史演變和現狀研究』、北京市社科重點項目（編號：12WYA002）『北京話的歷史與現狀研究』的學術成果，受到多方關注，同時得到了國家出版基金資助，及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建設項目、首都師範大學

文化研究院的支持。該項目以對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爲主要目的，並將之集結成冊。本套叢書的編輯出版以『調查、整理、傳承、研究』爲基本方針，分小說、音韻、歌謠三大部分。編纂工作繁難復雜，茲將有關事宜略述如次：

一、小說部分。以明、清、民國時期京味兒小說爲主，涵蓋損公、徐劍膽、冷佛、文康等人的代表作品，主要介紹當時北京社會生活狀態、風俗文化、人情世故，同時保留了當時的北京話，反映了北京話的歷史變化。

二、音韻部分。包括記錄明、清、民國時期北京語音的《音韻逢源》《京音字彙》和《南北方音》等韻書、字典。

三、歌謠部分。包括《一歲賀聲》《孺子歌圖》和《一八九六歌謠》等歌謠、吆喝。

四、每種圖書均由今人撰寫導讀一篇，主要簡述原作者生平、成書過程，該書思想內容、語言特色、學術價值、版本源流等，採用繁體豎排形式，置於該圖書之前，一併出版。爲方便閱讀，導讀中所引原書部分均進行標點。

五、本套書全部據原書影印出版。有些資料因年代久遠，珍貴難尋，或有個別頁碼缺失、字迹脫落現象，實難求全，謹以歷史文獻原貌呈現。

六、在部分圖書中，後來學者直接在書上作了校勘或標注，影印出版時亦予保留，以存原貌。

七、爲方便閱讀，保留了原書的扉頁、版權頁等。又每冊之首均新編了目錄，以便檢閱。

八、因當時印刷技術所限或人爲抄寫等原因，原書中會出現錯、脫、衍、乙字等情況，請注意辨別。

《明、清、民國時期珍稀老北京話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文獻卷帙浩繁，時間倉促，難免出現缺失疏漏，誠望社會各界批評指正。

二〇一四年六月
編者

目 録

《北京》評介	馮 蒸
北京	一七
《白話聊齋・臙脂》評介	馮 蒸
白話聊齋・臙脂	一二五

《北京》評介

馮 蒸

版本介紹

社會小說《北京》最早連載於《盛京時報》民國十二年二月廿八日（第四千八百八十二號）至民國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五千〇五十五號）（第四千九百四十四號、第四千九百九十五號、第五千〇〇〇號和第五千〇〇四號四期除外）第五版面上的『小說』一欄，共十五章，分一百七十期連載，總字數約為十五萬七千，每期題有『社會小說北京（儒丐著，禁轉載）』字樣。

據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介紹，《北京》還曾刊印成書，於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發行，『書背文字題「社會小說北京北平穆辰公儒丐著」，開頭是北京正陽門及著者小影，然後是六篇序和題詞、自序（共十六頁）。正文計十五章二百五十三頁，還有雪笠山人寫的跋（一頁）。底頁記有「民國十三年二月一日發行，著者兼發行者，奉天商埠半畝寄廬，穆辰公，總售所，奉天，盛京時報社」等文字。B6版』。

作者簡介

民國初年，北平有位頗爲著名的劇評家穆辰公；民國至偽滿洲國時期，沈陽有位頗爲著名的小說家穆儒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年代，北京文史館有位館員名爲寧裕之。看似三位不同的人，實則是三易署名的同一人。

穆儒丐，北京人，滿族作家，漢名寧裕之，有小說《福昭創業記》《北京》等。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出生在北京西郊香山的滿洲旗人家庭，原名穆都哩，後更名穆篤哩。穆都哩在滿語中的意思是『辰』，所以也稱爲穆辰公，號穆六田。少年時期，按照旗人的傳統，曾在虎神學堂接受書面教育的同時，接受騎射訓練。義和團運動開始後，他在短暫的休學後入知方學社繼續學習。在教師的支持下，一九〇三年穆儒丐到城內入宗室覺羅八旗學堂的前身經正書院就讀。一九〇五年被選拔爲國費留學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歷史地理專業學習。他在學滿三年之後，又留下來學習政治和財政，留學達六年。一九一一年前半半年穆儒丐畢業回國，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回國後，爲了進入仕途而參加考試并且考中，但是由於清朝滅亡，此路被封死。他在短期內曾從事過軍官的秘書、教師等工作，也與報社有聯繫，民國四五年之際在北京《國華報》任記者，民國

五年即一九一六年從北京到沈陽從事寫作，曾在《盛京時報》工作，擔任該報藝文欄目《神皋雜俎》的主編，其後約有二十年時間，一直在東北地區從事文學及報業活動，為東北現代文學的開拓做出了貢獻。不過，他所長期供職的《盛京時報》是一家有日係背景的老報紙，儒丐本人又因後來所著長篇小說《福昭創業記》曾獲偽『滿洲國』的『民生部大臣文學賞』，而與偽滿傀儡政權產生了摘不清的疑問，這位文學家的『政治歷史』因而釀就嚴重嫌疑。但有一點似乎又是可以認定的，儒丐本人并未在偽『滿洲國』垮臺後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當作『漢奸』懲處。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直至他辭世之間的相關資料迄感缺乏，當下已獲得的較重要的資料，來自《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一書：

寧裕之（一八八四—一九六一）

寧裕之，原名穆六田，滿族，北京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係畢業，曾任北京《國華報》文藝編輯、沈陽法政專門學校講師、北京市政府秘書、沈陽《盛京時報》文藝編輯等。擅長寫作，精通日文。著有《福昭創業記》《哀史》《春琴鈔》等。一九五三年被聘為北京文史研究館館員。一九六一年二月巧日逝世。

儒丐晚年是在新中國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下度過的，他能免於這些運動的輪番衝擊，

至少可以證實他還不曾有過『漢奸』行爲，也沒有被定性成什麼『分子』。這在我們討論儒丐及其創作的時候，不能不關心。

內容介紹

《北京》帶有作者親歷性質，主人公寧伯雍明白無誤的是作者自身（太田辰夫語）。譬如伯雍也是早稻田大學出身，還有伯雍是《大華日報》的記者，也可看出這是在暗示作者曾任《國華報》記者。

小說以新聞記者伯雍記其見聞爲題材，把重點放在事實的描寫上，因而逐次地安排人物登場，并以時間爲序依次記錄，采用的是由《儒林外史》開先河並成爲後世譴責小說常用的敘述形式。其梗概如下：

小說主人公寧伯雍，自日本留學歸來後同家人一起住在北京西郊。後來爲了謀生，到友人白歆仁在北京城內經營的《大華日報》當記者，不久邂逅了少年戲子白牡丹，並同幾個友人一起爲他組織後援會，又在宴會上結識了特立獨行的妓女秀卿，與之成爲知己。因爲在報社的收入難以維持日常生活和交際，於是在歆仁的推薦下到教育公所兼任雜誌編輯，但因厭惡官僚的習氣作風，沒做多久便辭了職。這期間，白牡丹的父母從天

津來到北京，同白牡丹的師父發生了糾紛，伯雍等人爲之調解。但後來白牡丹有了更有力的後援者，便離開了伯雍等人。

白歆仁的情婦妓女桂花突然失蹤，但實際上却是白歆仁爲了娶她作妾而暫時藏起來了。歆仁手下的記者張子玖向主張男女平等的胭脂團（白妻也是團員之一）告了密。胭脂團從歆仁的車夫身上查到了桂花的住所，并抓了歆仁的現行。但後來歆仁還是成功地，把桂花娶回家中。

秀卿因不滿現實，整日愁苦，終於患了重病，死前把母親和幼弟托付給了伯雍。伯雍爲二人的事整日奔波，首先去女工工廠探訪，結果發現賃金低得驚人。接着又去訪問官辦的孤兒院，却發現這孤兒院似監獄一般由警察把守。後來他把秀卿的幼弟安排到了一個和尚開辦的龍泉孤兒院，又在看到報紙廣告的原稿後，馬上讓秀卿的母親到一對新婚夫婦家做女傭。

誰知那對新婚夫婦，男的是從寺裏逃出冒充官員的不守清規的和尚，女的田氏是一個寡婦。田氏發覺受騙後向警察告發，把和尚抓捕了起來。因受此牽連，秀卿的母親失業了。

這時，恰逢舉行選拔知事的考試。伯雍一方面受歆仁所托爲報紙跑新聞，另一方面

也是爲了幫助秀卿的母親，因此參加了考試。初試排名第一，面試過後雖然合格了，但成績排在丙等，必須進政治補習學校一年。伯雍從此看破官場的腐朽，決心做一名社會小說家。

秀卿的母親暫時寄居李從權家。李在當兵的時候從戰地買了三個女子帶回北京，讓她們做妓女接客。伯雍訪問秀卿的母親爲其安排生活時遇見了李從權，在他的陪同下參觀了最底層的窑子。伯雍勸告從權，讓那三個女子從事縫紉一類的工作。後來伯雍把秀卿的母親和弟弟帶回西山老家，托付給一位叫萬松野人的慈善家。

白歆仁贊成袁世凱實行帝制，《大華日報》成爲袁的御用報紙，隨着袁的倒臺，報紙也終於停刊，伯雍於是回到西山老家。

根據以上的梗概可知，這部作品通過一位叫伯雍的新聞記者的眼睛，多方面地描寫民國時期北京的黑暗與腐敗，就這一點說，它無愧於社會小說的名義。而作者真正痛心的事，似乎是曾享有榮譽的旗人的沒落。在西山練兵場見到征服金川紀念碑，伯雍不勝感慨：

潔白的石頭，刻着滿漢蒙藏四種文字，一部征服金川的歷史，都在上面刻着。同時建設這樣紀功碑的，不知有多少地方。喜馬拉亞山頭上，也有這樣的紀功碑，中國人於

十八省以外，又多添了二分之一的疆土，可以移殖懋遷。如今人人都是爲固有，也就忘了開闢這些疆土的增大中國版圖的是什麼人了。

從小說中可以看到，當敘述到與故事相關的一些其他人物，如歆仁、鳳兮、子玖、白牡丹、龐師傅、荀鳳鳴、朱科長、柳墨林、鄧二奶奶、馮元甫、教養院長、田氏、青山和尚（褚維宗）等人，作者并無心提及他們的民族身份，而一旦描寫那些社會最底層嚴重地被侮辱和被損害者，却總要或直接或間接地點出這些人的旗族身份。

比如妓女桂花和秀卿是没落的旗人子弟，對少女桂花入八大胡同，作者有一番詳細的描寫：『桂花母親嫁的倒是一個旗下當差的……革命以後，桂花的父親死了。』在孤女寡母無以度日之時，便有黃氏上門來力主把桂花送進『窑子』。她對桂花母親說：『你也不想想，如今是什麼時候，如今是民國了，你別想磕碰硬正的當你那份窮旗人了！如今是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外頭的事，你知道什麼，現在八大胡同，了不得了，熱鬧的擠也擠不動！』

桂花的娘說：『咱們究竟是皇上家的世僕，當差根本人家，雖然受窮，廉耻不可不顧。』黃氏見說，把臉一沉，透着點生氣，咬一咬牙，指了指桂花的娘一下說：『你呀你呀，可要把我嘔死。我問你，鍋裏能煮廉耻嗎？身上能穿廉耻嗎？什麼都是假的，餓

是真的。如今沒有別的法子，先得治餓。你知道我的來意麼？我實在不忍你們娘兒倆這樣無着無落的，指引你們一條明路，日後發了財我也好沾的光。誰知你還是這樣不開通，別想再當旗人了。你只把桂花交給我，管保你坐在家裏充老太太，使奴喚婢的。』

就這樣，桂花成了一名雛妓。至於作為小說女主角來寫的另一名妓女秀卿，作者則是先大量講述她的故事，刻畫了她為養活母親幼弟身陷風塵却心存高潔的品性，直到她病危臨終前，伯雍去探望她，才向讀者交待了她家中的老母親『是旗下裝扮』。回過頭來，讀者自會從秀卿那較桂花更具旗人女子性格同時也更具悲劇色彩的經歷裏面，覺察出儒丐期望用不同筆墨完成對民國甫肇之際社會對旗族下層倍加蹂躪情景狀寫的苦心。

與主要通過秀卿、桂花等青樓女子身世的反映相輔相成的書寫，還有若干。小說開篇，講述伯雍由西山乘洋車進城的一件小事：

此時伯雍在車上問那車夫道：『你姓什麼？』車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個固賽尼亞拉瑪？』車夫說：『可不是！現在咱們不行了。我叫德三，當初在善撲營裏吃一份銅，摔了幾年跤。新街口一帶，誰不知道跛腳德三？……如今只落得拉車了，慚愧得很！』伯雍說：『你家裏都有什麼人？』德三說：『有母親，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掙錢。我今年四十多了，賣苦力氣養活他們。』伯雍說：『以汗賺錢，是

世界頭等好漢，有什麼可耻，掙錢孝母，養活妻子，自要不辱沒家門，什麼職業都可以做。從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說：『還敢想從前？想起從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們一個當小兵的，無責可負。』

男人拉車或者當街頭巡警，女人賣身，這是當時淒慘莫名的京城旗族困苦家庭最常見的謀生方式。小說中對男人拉車的艱難只是一帶而過，而對於八大胡同乃至『三四等下處』人間魔窟的真切刻繪，却是一個主要着力點，也就不免叫人格格外痛徹。

《北京》第九章還記下了這麼一件閃現於『首善之區』街頭的事：幾個悍漢威逼辱罵一位衣衫襤褸的老者，要挾老者必得立時償還他們的高利貸，那詈語竟是：『你別不言語呀，你當初借錢時說什麼來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個裝起孫子來了！今天有錢還則罷了，如若沒錢，我碎了你這老忘八蛋造的！你當是還在前清呢，大錢糧大米吃着，如今你們旗人不行了！還敢抬眼皮嗎？你看你這賴樣子，罵着都不出一口氣！』旗人們在這般隨時隨處的擠兌辱罵聲中，可想而知，心裏的傷痛會更甚於肉體所受的折磨。

穆儒丐在寫《北京》之前，已經較多接觸到了外國現代文學，對於狄更斯、托爾斯泰等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家的寫作風格體驗尤深。他的作品沒有低級趣味和自然主義的

描寫，却充盈着對大批落難同胞的同情和憂慮，充盈着不肯向邪惡世道低頭讓步的氣概與精神。對這一點我們是應當承認和肯定的。

從已有資料可以知道，清末時候，儒丐擁護君主立憲，曾在留學日本期間與恒鈞、烏澤聲、佩華、隆福、榮鍾等資產階級改良派，共同辦過宣傳其政治改良主張的輿論刊物《大同報》^①。《北京》中講到，『伯雍爲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過他所持的主張，是和平穩健的。他視改革人心、增長國民道德，比胡亂革命要緊的多。所以革命軍一起，他就很抱悲觀。他以爲今後的政局不但沒個好結果，人的行爲心術，從此更加墮落了。』這番話正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可是，後來革命畢竟爆發了。他同衆多旗人一樣，深知『大清朝未必好』，也明白歷史是不可以開倒車的；但是，却對民國一降臨便給旗族廣衆帶來莫大悲苦，報以深深的無奈和不滿。

儒丐寫作及發表這部作品，都是在民國的大環境下，他想控訴非正義的社會對旗族貧民的冷酷無情，文筆却是有所節制和收斂的。他沒有把批判矛頭指向民國這個國家新

① 《大同報》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創刊，東京大同報社編印，北京人同報社發行。共出七期。其主要撰稿人有恒鈞、烏澤聲、穆都哩、佩華、隆福和榮鍾等。編輯所和事務所設在日本東京，發行所在北京公益報館內。該報宗旨爲：『一、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二、主張開國會以建設責任政府；三、主張滿漢人民平等；四、主張統合滿漢蒙回藏爲一人國民。』穆都哩，是儒丐旅日讀書期間所用名字，而他的本名則是穆六田。